

增修補註

正續歷代通鑑輯覽

高宗皇帝

〔壬子〕紹興二年金天會十年春正月復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

韓世忠拔建州范汝為自焚死世忠聞汝為入建州曰建居閩嶺上流賊

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率步卒三萬水陸並進直抵鳳凰山一名茶山在福建順

縣東五日破之汝為自焚死斬其二弟岳吉以徇擒其謀主謝嚮施達及裨

將陸必彊等五百餘人世忠初欲誅建民李綱自福州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乃令軍士駐城上聽民自相別農給牛穀商賈弛征禁脅從者汰

遺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家為立祠提開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世忠因進討江西湖廣諸盜

帝如臨安從呂頤浩之請也

二月以李綱為湖廣宣撫使

置御前忠銳軍分降盜崔增李捧邵青趙延壽李振單德忠徐文字彥武萊州掖縣人

等所部兵為七將名御前忠銳軍隸步軍司非樞密奉旨不許調遣徐文勇力

過人揮刀重五十斤所向無前衆呼為徐大刀以功為沿海水軍都統制諸將忌之謬其將叛朝廷遣兵襲之文遂以所部海舟及官軍自明州浮海抵鹽城降于劉豫

帝初御講殿自播遷以來經筵久輟至是復之

三月桑仲請合諸鎮兵復中原許之知郢州霍明襲殺仲仲將李橫擊明走之仲上疏願協力收復京師乞朝廷舉兵爲聲援呂頤浩信之乃命仲節

制軍馬復劉豫所陷州郡仍命翟興解潛王彥陳規

字元則密州安邱人

孔彥舟王亨

等諸鎮撫使相爲應援仲至郢州調兵知郢州霍明疑仲有逆謀誘而殺之襄鄧統制李橫擊走明復其州

河南鎮撫使翟興爲其下所殺詔以其子琮代之

劉豫將遷汴以興屯伊

陽山憚之遣蔣頤持書誘興以王爵興斬頤而焚其書豫復陰招興裨將楊偉以利偉遂殺興攜其首奔豫興在河南累年軍少食乏而能激以忠義士莫不自奮金人畏之諸陵得不侵犯及死詔以其子琮嗣職

夏四月以翟汝文

字公異丹陽人

參知政事

初汝文知密州秦檜爲州文學汝文

薦其才故檜引以輔政

汝文雖爲檜所薦然性剛不爲檜屈至對案相詬目檜爲金人奸細未幾卽罷

詔呂頤浩都統江淮荆浙諸軍事開府鎮江

頤浩信桑仲之言屢請出師

身自督軍北向秦檜因諷人言周宣王內修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

任內外于是帝諭頤浩及檜曰頤浩治軍旅檜理庶務如種蠡分職可也

乃命頤浩開府鎮江

頤浩辟文武士七十餘人以神武後軍及御前忠銳崔增趙延壽二軍從行轉世忠張俊劉光世岳飛王撓楊沂中等皆隸焉已而頤浩

次常州，越延壽，板子，呂城，犯金壇，殺知縣胡思忠，顧浩開桑仲死，已梅出師，及延壽叛，遂擒疾不進，王德追延壽至建平，誅之，顧浩尋召還行在，呂城鎮名，在江蘇丹陽縣東南，金壇唐縣，今屬金陵道，建平，縣，今安徽郎溪縣。

劉豫徙居汴。豫至汴，尊其祖考爲帝，置于宋太廟。是日，暴風捲旂屋瓦，皆

振，士民大懼。豫分置河南汴京洵沙官兩京，募發掘殆盡，賦斂頻苛，民不聊生。

岳飛追曹成大敗之，成走邵州。成既陷道州，復陷賀州。帝命岳飛權荊湖

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卽遁。

飛追至賀州，力戰大破之，成乃自桂嶺。卽古萌渚嶺，五嶺之第四嶺也，注詳前。置砦至北藏嶺，與

蓬頭嶺，俱桂嶺之支也。連控隘道，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纔八千人，一鼓登嶺，破

其衆，成奔連州。唐置，今隸廣東。飛謂部將張憲、徐慶王貴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

則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爲盜。今遣若等誅其首而撫其衆，慎勿妄殺。」

累上保民之仁。于是憲自賀連慶，自邵道貴自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

連州，進討成走入邵州。

金以尼瑪哈爲都元帥，烏珠副之。

五月，以權邦彥簽書樞密院事。邦彥獻圖中興十議，遂有是命。邦彥與政，碌碌無所建明。

常助呂頤浩以排李綱，士論少之。未踰年卒。

育太祖後子偁之子伯琮于宮中賜名瑗此元懿太子卒帝未有後范宗尹

嘗造膝請建太子帝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

落可憫朕若不法仁宗爲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于是詔知南外宗正

事令廣選太祖後將育宮中

會此上虞縣丞婁寅亮上書曰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聖取宗室育之宮中此天下

之大慮仁宗感悟其說召英宗入繼大統父子文孫宜君宜王遺孺變故不

獨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

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誤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爲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

後寂寞無聞僅同民庶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金人所以未悔禍也望陛下于伯字行內選太祖

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俸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庶幾上慰在天之

靈下繫人心之望書奏帝讀之大感歎周王事見前婁寅亮字陟明永嘉人至是選秦

王德芳五世孫左朝奉大夫子偁之子伯琮入宮命張婕妤好鞠之生六年

矣尋以伯琮爲和州防禦使賜名瑗其後吳才人亦請于帝乃復取秉義郎子彥之子伯政命才人鞠之亦太祖後也尋賜名瑒

張浚以劉子羽知興元府時吳玠戍河池注見前王彥戍金州二鎮皆饑興

元帥臣閉糴玠彥皆願得子羽守漢中浚乃承制拜子羽爲經略使知興

元通商輸粟二鎮遂安

韓世忠招曹成降之世忠既平范汝爲旋師永嘉若將休息者忽由處信

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因使董收招成成方

爲岳飛所追乃率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

六月頒戒石銘于州縣 以黃庭堅所書戒石銘頒于州縣令刻石文曰爾
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秋八月召朱勝非兼侍讀胡安國罷 帝初卽位召安國爲給事中黃潛善

惡之遂罷潛善去復召爲中書舍人兼侍講安國因上時政論二十一篇

略言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建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分土必先制國制國以守必先恤民夫國之有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亂賊選縣令輕賦斂更幣法省官吏皆恤民事也而行

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要實而後賞罰當賞罰當而後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欲如此顧人主志尙如何耳尙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

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論入改給事中入對帝曰聞卿大名

渴于相見何爲累召不至安國辭謝居旬日再見以疾力求去帝曰聞卿

深于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言春秋經世大

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方今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耽翫文

采莫若潛心聖經帝善之命兼侍讀專講春秋先是秦檜欲傾呂頤浩而

專政乃多引知名士布列清要以自助安國嘗聞游酢論檜人材可方荀

文若故力言檜賢于張浚諸人及頤浩自常州還憾檜欲去之問計于席

益益曰目爲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瑣闥宜先去之會頤浩薦知紹興

府朱勝非代已都督帝從之命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

府緘默附會馴致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強敵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繫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帝爲罷都督之命改兼侍讀安國復持錄黃不下頤浩特命檢正黃龜年

字德卿福州人

書行安國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

則去臣今待罪無補既失其職當去甚明況勝非既臣論列之人今朝廷

乃稱勝非處苗劉之變能調聖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

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于君父春秋大法尤謹于此建炎之失節者

今雖特釋而不問又加進擢習俗既成大非君父之利臣以春秋入侍而

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遂臥家不出頤浩勸帝降旨曰安國屢召偃蹇不

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初論勝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經筵又以爲非豈

不以時艱不肯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爲謀則善如國計何落職提

舉仙都觀秦檜三上章留之不報侍御史江躋

字元壽衢州常山人

左司諫吳表臣

字正仲永嘉人

論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于是與張壽

字子公饒州德興人考宋有兩張壽一字景元神宗時給事中

此一即

程瑀

字伯富饒州浮梁人

胡世將

字承公馬陵人

劉一止

字行簡歸安人

林待聘樓炤等二十

餘人皆坐檜黨並落職罷官臺省爲之一空

以孟庾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

秦檜免榜其罪于朝堂先是著作郎王居正

字剛中揚州人

嘗專警檜及檜執政與

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既相所言皆不酬居正疾其詭言于帝曰秦檜嘗語

臣中國之人惟當著衣啗飯共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檜又自謂爲相數

月必聲動天下今爲相設施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檜聞而憾

之出居正知婺州及胡安國罷呂頤浩諷侍御史黃龜年劾檜等專主和

議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專權漸不可長乃罷檜相仍榜朝堂示不

復用

初檜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人將安歸檜語乃寤至是帝召直學士院基崇禮語以是事及居正所言崇禮卽以帝意載

于制辭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

基崇禮字叔厚高密人

九月韓世忠大敗劉忠于蘄陽

今湖北蘄春縣

忠走降劉豫世忠自豫章移師討

劉忠駐兵岳州之長樂渡

在湖北平江縣西

大敗之忠走淮西尋以衆數萬據白面

山營柵相望世忠至與賊對壘弈棋張飲堅壁不動衆莫能測一夕與蘇

格聯騎穿賊營候者訶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

天賜也夜伏精兵三千于山下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伏兵已馳入

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世忠麾將士夾擊大破之忠

神計月...
走降豫

宋史世忠傳作斬忠首與本紀不同今從本紀又解元傳元周覽賊碧得其形勢歸告世忠世忠遣元以兵薄賊賊衆莫支遂平與世忠傳互異今從世忠傳解元字善良保安

人軍

王倫還自金

倫既被留久尼瑪哈使烏凌噶思謀見倫語及契丹時事倫

久困懷歸乃倡爲和議謂思謀曰海上之盟兩國約爲兄弟萬世無變雲

中之役我實饋師贊成厥功上國之臣嘗欲稱兵南來先大聖惠顧盟好

不許厥後舉兵以禍吾國果先大聖意乎況亙古自分南北主上恭勤英

俊並用期必復古盍思久遠之謀歸我二帝太母復我土疆使南北赤子

無致塗炭亦足以慰先大聖之靈幸執事贊之思謀沈思曰君言是也歸

當盡達之已而尼瑪哈至曰比上國遣使來問其意指多不能對思謀傳

侍郎語欲議和決非江南情實特侍郎自爲此言耳倫曰使事有指不然

來何爲哉人定者勝天天定者亦能勝人惟元帥察之尼瑪哈不答及是

尼瑪哈忽至館中與倫議和縱之歸報倫至入對言金人情僞甚悉帝優

獎之時方議討劉豫和議中格久之乃以潘致堯爲通問使復如金

復以朱勝非爲尙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以王似爲川陝宣撫處置副使

張浚在關陝三年新訓集之兵當方張之

敵以劉子羽爲上賓任趙開爲轉運擢吳玠爲大將子羽慷慨有才略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西北遺民歸附者衆故關陝雖失而全蜀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朝廷疑浚殺趙哲曲端爲無辜任子羽開玠爲非是乃以似爲副使浚始不安

金耶律伊都謀反伏誅遂大殺遼宗室

冬十一月王彥復秦州彥守金州數立奇功以捍蜀桑仲旣死劇盜王闢

董貴祁守忠等悉阻兵窺蜀彥皆擊平之至是敗劉豫將郭振于白石鎮

在甘肅清水縣西北亦曰白石堡

復秦州張浚承制以彥節制商虢陝華州軍馬

十二月罷湖廣宣撫使李綱綱至潭州湖湘羣盜先後就降綱上言荆湖

自昔用武之地今朝廷保有東南制馭西北當于鼎澧荆鄂皆宿重兵使

與四川襄漢相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會呂頤浩言綱縱暴無善狀而諫

官徐俯劉斐亦劾綱遂罷提舉崇福宮

初取江浙湖南月椿錢呂頤浩朱勝非以軍用不足議令漕臣計月椿辦

大軍錢物謂之月椿錢

其錢許取經制錢充數不足取上供錢又不足取諸司封椿錢又并添酒錢贍軍酒息錢常平錢淨制錢諸窠名皆許移用惟茶鹽

錢不得用當時漕司不量州軍之力一例均科既有偏重之弊又所椿不給十

之一二一月未畢而後月之期已逼于是郡邑多橫賦大爲東南民患

召張浚知樞密院事浚聞王似來上疏求解兵柄且論似不可任呂頤浩

不悅朱勝非又以宿憾日短浚故召之而以盧法原爲川陝宣撫副使與

王似同治司事

〔癸丑〕三年金天會十一年春正月李橫舉兵侵金復潁昌府橫屢敗劉豫及金

兵詔以橫爲襄陽府鄧隨郢州鎮撫使

詔春秋望祭諸陵

二月劉子羽吳玠兵潰于饒風關在陝西石泉縣西金人入興元子羽玠還擊破之

金人久窺蜀以吳玠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將出奇取之乃以叛將

李彥琪駐秦州睨仙人關在陝西鳳縣西南以綴吳玠河池之師復令游騎出熙河

以綴關師古時師古新復熙寧諸州薩里干自商於直擣上津隋縣故城在今湖北鄖縣攻金州王彥

以三千人迎敵而敗退保石泉薩里干遂乘勝而進長驅趨洋漢劉子羽

聞王彥敗亟命田晟守饒風關而遣人召吳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

百里至饒風以黃柑遺金將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薩里干大驚以杖擊

地曰爾來何速耶遂悉力仰攻一人先登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

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推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金乃更募死士由間道自祖溪關在饒鳳關北入繞出玠後乘高以闕饒風諸軍不支遂潰金入洋州

玠邀子羽去子羽不可而留玠同守定軍山注見前玠難之遂退保西縣注亦見前

子羽亦焚興元退保三泉薩里干遂入興元至金牛鎮本唐金牛縣後廢爲鎮在今陝西沔縣西南

四川大震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水甲食之遣玠書訣別玠得書未有行意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問道會子

羽原州臨涇縣人楊政字制夫子羽邀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

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在沔縣西南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方成而

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牀坐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

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金人尋亦引去時張浚欲移守潼川子羽遣書言己在此金人必不南浚乃止金兵由斜谷北去子

羽謀邀之於武休不及武休關名在鳳縣東南薩里干既至鳳翔遣十人持書招子羽子羽皆斬之而

縱其一還曰歸語爾帥欲來卽來吾有死爾何可招也初子羽聞有金兵

預徙梁洋之積及金人深入饋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僉軍士以食而子

羽玠復腹背要擊之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乃引衆還子羽玠因出師掩

其後金人墮溪澗死者不可勝計盡棄輜重而走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

子羽遂還興元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涉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

三州而得不償失

宋幾王彥復金州金人遂棄均房

三月李橫傳激收復東京劉豫以金人來戰于牟駝岡橫師敗績潁昌復失

橫軍本羣盜無紀律勝則爭取子女玉帛故至于敗

夏四月劉豫將董震以虢州來歸李成復寇陷之

成欲降統制謝皋

開封人

皋指腹示之曰此吾赤心也自剖其心以死

五月以韓肖胄

字似夫瑋曾孫

簽書樞密院事遣使金

潘致堯還言金欲再遣重

臣以取信遂寢出師之議而遣肖胄及胡松年

字茂老海州懷仁人

往金議和至齊劉

豫欲以臣禮見肖胄無以應松年曰均爲宋臣遂長揖不拜豫不能屈

詔李橫等班師還鎮禁邊兵侵齊

以與金議和也仍禁諸路招納淮北及

中原人來歸者

六月岳飛討江廣羣盜悉平之

時虔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

南安建昌邵武

宋軍名今福建邵武縣是餘注俱見前

汀諸州帝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固石洞

石固

山洞也在江西零都縣北

賊彭友悉衆至零都迎戰躍馬馳突飛揮兵卽馬上擒之餘黨

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黎明遣死

士疾馳登山賊衆亂棄山而走騎兵圍之賊呼勾命飛令勿殺受其降因

授徐慶等方略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帝以隆祐太后震驚之故密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脇從帝許焉虔人感其德繪像祠之及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四字製旗以賜之

秋七月復置博學宏詞科

八月翟琮棄軍奔襄陽劉豫遂陷伊陽劉豫盡有梁衛之地琮不能孤立

乃棄伊陽突圍奔襄陽

沂王樛有罪金人殺之樛與駙馬劉文彥告二帝謀變金人按問無狀樛等被誅

九月呂頤浩免頤浩屢請興師復中原謂太祖取天下兵不過十萬今有兵十六七萬矣然自金人南牧莫敢撓其鋒比年韓世忠張俊陳思恭張崇屢奏人有戰心天將悔禍又金人以中原付劉豫三尺童子知其不能立國願睿斷早定決策北向今之精兵皆中原人恐久而消磨宅日難以舉事帝方主和議不從至是以水旱不時蘇湖二州地震下詔罪己求言頤浩連章待罪帝一日謂大臣曰國朝四方水旱無不上聞近蘇湖地震泉州大水輒不以奏何也會侍御史辛炳

字如晦侯官人

殿中侍御史常同

字子政臨邛人

論頤浩過惡遂罷爲鎮南節度使提舉洞霄宮

頤浩有膽略善弓馬當國步艱難之日人倚爲重然其再相也胡安

國勸其法韓忠獻以至公無我爲先報復恩讐爲戒頤浩不能用

以劉光世韓世忠爲江東兩浙宣撫使王玘岳飛爲荆湖江西制置使分屯沿江諸州時諸將擁重兵而無分地劉光世在鎮江月費至二十萬緡每聞易鎮則設辭不奉詔有急復遷延以避之朝廷無如之何故命四人易鎮光世爲江東淮西宣撫使屯池州世忠爲淮南東路宣撫使屯鎮江玘爲荆湖制置使屯鄂州飛爲江南西路制置使屯江州

冬十月李成陷京西諸郡成陷鄧州復陷襄陽據之李橫奔荆南知隨州李道及郢州李簡俱遁

十一月復元祐十科取士法從朱勝非之言也

金烏珠破和尚原于是宣撫司分陝西之地自秦鳳至洋州以利州制置使吳玠主之屯仙人關金房至巴達鎮撫使王彥主之屯通州

今四川達縣本西魏通州

宋改達州通川郡此云通州蓋通川之誤

文龍至威茂統制劉錡主之屯巴西洮岷至階成統制

關師古主之屯武都

十二月韓肖胄偕金使來帝自卽位屢遣使如金多見拘留而金未嘗遣

一介報聘至是尼瑪哈使李永壽王翊來請還劉豫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南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與秦檜前議脗合識者益知檜與金人共謀矣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靖康以來分爲兩事可爲鑒戒帝因語及武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有奇同曰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帝不聽復遣樞密都承旨章誼

宣字

嬰滿城人

爲金國通問使請還兩宮及河南地

不肯與宋勝非不合尋罷

〔甲寅〕四年

金天會十二年

春三月吳玠吳玠與金烏珠戰于仙人關大敗之先是

先是

璘守和尚原饋餉不繼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且其地去蜀遠乃命璘別營

壘于仙人關右名曰殺金平移兵守之至是烏珠薩里干劉夔帥步騎十

萬由和尚原進攻仙人關自鐵山

注見前

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守

殺金平以當其衝璘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之地闊遠前

陳散漫後陳阻隘宜益修第二隘示必死戰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治

第二隘璘冒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于仙人關金人首攻玠營玠擊

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諸將有請別擇

地以守者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軍分爲二烏珠陳

于東韓常陳于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右繞左縈隨急而後戰戰久璘軍少
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鎧鐵鉤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
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金軍踐而登薩里干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
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爲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
仲以酒缶撲滅之玠卽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鼓
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陳亂奮擊
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統制官張彥劫橫山砦王浚伏河池扼
其歸路又敗之是役也烏珠以下皆攜妻孥來劉夔乃劉豫腹心本謂蜀
可圖旣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乃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爲久留計自是不
輕動矣

以趙鼎參知政事 鼎旣輔政與簽書樞密院事徐俯議不合俯尋罷朱勝
非薦胡松年代之

召孟庾還罷都督府以其兵屬張浚

張浚至臨安罷爲資政殿大學士居之福州 浚雖被召以劉子羽等軍敗
祕其事未行及是浚至臨安中丞辛炳與殿中侍御史常同等劾浚喪師